



閱讀書寫

在正直之外：《鼠疫》中對抗瘟疫的另一章

● 方中士*

李厄醫生和塔魯把車開往應該已封鎖的港口，那該是有人無意間瞧見擋風前玻璃窗上往海的方向傾斜的月亮，兩人間興起不必開口的意念……。

把車停妥，檢查崗哨的士兵端詳證件好久才放行。經過還散發未消散殆盡的油漬、酒桶、魚乾等融合起來的碼頭倉庫味的一段路，走向隱隱有潮浪聲響和海藻味兒的防波堤盡頭，那皎潔銀白的月亮就掛在遠方海平線的上頭，滿天紛散的點點星辰映襯著她溫柔的光輝，萬頃波濤上反映著粼粼月光的閃爍。

溫熱的風從背後淪陷在瘟疫蹂躪中的城鎮方向吹來，所有窒悶、煩燥、恐懼、絕望的情緒隨著風消失於無垠的海面，海面平靜細柔如絲綢如獸毛，兩人靜靜的坐在防波堤下的石塊上，李厄手撫凹凸粗礪的岩石良久，感覺被日夜緊逼的工作和死神醜陋猙獰面貌和氣味給弄麻痺的心甦醒舒展了開來。

醫生先下水，打水的兩條腿帶出身後月光下的白水花，李厄翻過身來，靜靜看著夜幕上的月亮和點點星辰。然後，他聽見塔魯下水的撲通聲，他游的很快，李厄從後頭追趕，兩人游到再也看不見聽不見背後那紅塵滾滾城鎮的光影與聲音。

游速漸漸慢了下來，入秋的海水變得冷涼，李厄隨著塔魯往岸上游，身體從疲憊與麻木中恢復了氣力，感受到水溫的變化，拍水聲和潮浪湧上又退下防坡堤的聲響清晰明澈。兩人回到車上，深夜淒冷的路上，兩人都感受到之前沒有過深刻緊密的情感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

以上是我聽打出我印象中卡謬《鼠疫》中最美的章節，我覺得這章節是李厄與塔魯等人在瘟疫圍城時期守護人性尊嚴的力量來源，這比「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是正直」的名言更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記憶中，猶如喬塞·薩拉瑪戈的《盲目》裡初入隔離監獄那晚醫生扭開電池收音機音樂頻道安靜了囚房裡恐慌騷動一整晚的盲有情節帶給我的感動，這被求生欲求與自私和無知人性給封閉起來的人心，美的感動是有尊嚴活下去的支撐力量，是我們社會在接受新冠狀病毒嚴厲考驗下除了正直之外更加寶貴更須珍惜呵護的心靈，我願意在瘟疫圍城中盡我的本分行事，同心協力，共渡難關，但最重要的還是回歸日常之後能體悟到無私的愛那美的感動心靈是我們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為此，我們能同情香港人為自由的犧牲，能同理世上被剝奪自由乃至於性命者的苦痛，因為能看見海上月光之美的人心讓我們不致於絕望，這也是對哈拉瑞《人類大歷史》第一章〈人類：一種也沒甚麼特別的動物〉的回應，回應甚麼？這是否即是大腦生物在適者生存演化上的真正奇蹟？這一期實也不怎樣的智人物種竟是宇宙中唯一在生存本能競爭中發展出並保有審美創造能力的物種？

以上，寫於台灣社會經歷真正疫情衝擊稍歇之時，在通識教育課程領域中對疫情的回應應該是所有通識課程無法迴避的課題。

